

第三十三回 秦彩鸞游園入夢

〔先聲小蓬萊〕調

詞曰：

綺閣香閨春夢，情深不是鳳求凰。枕上游仙，氤氳神送，染成病重。

揚州府城東門內有一位秦朝棟老爺，他現任京畿道監察御史。夫人呂氏，生子寶玉，隨父在京。生女彩鸞，隨母在家，年已十七，尚未擇婿。這一日，是八月中秋，園中丹桂大開，夫人喚園丁打掃園亭，與小姐賞花玩月。廚中備了酒席。花園一路都擺的琉璃地照燈架，彎彎曲曲約有數百張。四名丫環提了大紅宮紗燈引導，夫人、小姐、鈴兒隨在後。來到桂花亭上燈燭輝煌，酒饌豐盛。四處亭臺廊榭，各樣燈球對過，聽秋館裏掛的五彩絡索玻璃燈，內有美女十六名，皆是仙姬打扮，蝶舞鶯歌，光明如畫，不減《霓裳羽衣》之曲，再見太真也。

歌曰：

月明如水浸中庭，參橫藻荇，只少紋流疊疊。韻發冷冷。

遙見凌波仙子，幾認做鼓瑟湘靈。嫦娥今夜佳期夢，休要說是銀燭秋光冷畫屏，折桂人來呼殿撰，呼殿撰，薦蘿松柏共長青。

聽秋館裏歌舞已畢，小姐說：“母親，世傳後羿之妻竊藥奔月，又傳吳剛在月中斫桂，未知孰是？”夫人說：“這都是後人附會之詞。惟有李相國鄉試時吟詩云：‘桂花香插少年頭’句，意味深長。”小姐說：“這句詩清華名貴，不減宋之王沂公《詠梅花詩》云：‘而今未問和羹事，先向百花頭上開’的妙處。母親，夜深了，請回去罷。”夫人說：“孩兒隨我來。”丫環持了手照燈球，小姐送夫人上樓，少坐片時，談了幾句閑話。夫人喚丫環送小姐到後樓安歇。小姐告辭，來至後樓，丫環泡了茶來。小姐用茶，卸妝，收拾就寢。燈還未滅，雙眼矇矓，夢見一美少年走進樓房。小姐問道：“客從何來？”這位少年說：“小生洪昆，家住浙江杭州府，來此訪友，路經園外，聽得歷歷鶯喉，雖無李暮錢笛，也從牆外竊聞。月光皎潔，乘興而來，欲為小姐破寂。”小姐說：“多謝洪郎。奴家隨母在園賞花玩月，不知尊客到此，有失遠迎，伏乞如罪。洪郎頭戴桂花，奴家觸景興懷，適纔家母在園中述李相國詩云：‘桂花香插少年頭’之句，頗覺有情。今即以此句為題，敢請洪郎作詩一首。”洪昆說：“小生下裏巴人之曲，何足吟詠高樓。”小姐說：“不必過謙。”洪昆說：“如此，就獻丑了。”

詩曰：

桂花香插少年頭，此夜蟾宮特地游。

更有玉蟾持贈處，嫦娥含笑倚瓊樓。

小姐說：“承教了。李謫仙之才不可多得。”洪昆說：“小生拋磚引玉，還望小姐俯賜和章。”彩鸞說：“奴家效顰，幸勿見哂。”

詩曰：

桂花香插少年頭，不是三郎月裏游。

他日憑君拈筆手，天衢五鳳造成樓。

洪昆說：“小姐尊作英姿颯爽，自是閨閣中丈夫。雖謝道蘊亦不能及。”彩鸞說：“過蒙獎譽了。”二人正欲再敘寒溫，忽聽樓下喧嚷之聲，有人高叫說：“洪老爺中了狀元，頭報領賞。”小姐一驚而醒，乃是一場佳夢。此時已交四更，彩鸞夢既驚回，那裏還睡得熟。直到紗窗露出晨光，即喚鈴兒起來，說：“我宿酒初醒，覺得口乾，你去取了茶來吃。”鈴兒取茶來說：“小姐請茶。”彩鸞說：“我又怕吃茶了。鈴兒，我精神不爽，莫不是昨日在園中受些風露麼？你稟知夫人去。”鈴兒到夫人樓上說：“小姐今日欠安。”夫人說：“快去請徐先生診視。”這醫生姓徐名壽，世是秦府包在家中，一請即至。

夫人隨即到小姐樓上。小姐梳洗已畢，徐先生上樓來，請過夫人安，就替小姐診脈，說：“小姐微有感冒，服發散藥一劑即愈。”方開人參飲毒散。徐先生告辭下樓，家人打藥煎好，捧來遞與鈴兒，鈴兒說：“小姐用藥。”小姐服藥後，蓋好了被，直睡到晚，出了一身汗，神氣較清。夫人說：“孩兒保重。我明日來看你。”小姐說：“母親放心，今夜若不添病，可保無虞。”到了次日天明，雖未添病，而神氣昏沉。夫人來看時，小姐請過安，語言就不甚倫類。夫人又吩咐請徐先生來診脈，開方服藥，病就不除，一連四、五日，只是飲食不思，迷迷昏睡，形容消瘦，不能起床。

至二十一日病勢更重。夫人刻刻不離。小姐猛然驚醒，叫：“母親，孩兒有件心事要說明纔好。”欲言又止，兩眼淚流。夫人說：“兒呀，為娘的面前有何不可說的話？但說不妨。”小姐說：“母親，孩兒病難得愈，只好明說了。孩兒自中秋節在花園玩月而歸，夜間忽夢一美少年，頭戴桂花，玉色繡花方巾，桃紅綾窄擺鵝黃鑲鞋，來至樓中。孩兒問：‘客從何來？’他說：‘小生洪昆，家住杭州，來此訪友。因小姐玩月而回，特來為小姐破寂。’孩兒說：‘多謝洪郎。’見他插著桂花，因記母親所述李相國詩云：‘桂花香插少年頭’之句，即以此句為題，請洪作詩一首，孩兒和他一首。吟詠方終，忽聞樓下喧嚷之聲，有人高叫說：‘洪老爺中了狀元，頭報領賞。’那時孩兒大喜驚醒，不見洪郎，乃是一場南柯幻夢，遂成此疾。至今眼中常有所見，夢中詩尚記得。想是前身未了之緣，孩兒所以知病不能夠了。”言畢大哭。夫人亦大哭說：“兒呀，不必悲傷，明日為娘的到華佗廟進香許願，替你求一仙方。且去訪洪昆消息。神醫賜藥，或者得好亦未可知。你還宜保重。”夫人到晚間說：“鈴兒，服侍小姐。再叫乳娘替你來做伴。我到前樓收拾明日進香。”小姐喚：“丫環，送夫人下樓。”便喚鈴兒說：“我與你雖是主婢，就同姊妹一般。纔間說與夫人的話你都聽得明白。這天長地久之恨何日能忘。洪郎，洪郎。我與你未了今世之緣，還要訂來生之約。鈴兒，我死之後，你把洪郎原唱之詩貼在樞前上首，把我和韻之詩貼在下首。就當做挽章罷。”說畢又哭。鈴兒說：“小姐，事必有因。既然夢見將來必結姻緣。”小姐把頭點了幾點，乳娘來問小姐說：“你連日病好些麼？”小姐說：“一天狠是一天，萬萬不得好了。只是你撫養之恩未曾報得。”又哭起來了。乳娘說：“吉人天相，小姐放心。還是保重要緊。”再說夫人回到前樓，叫丫環吩咐家丁預備香燭，次日大早到華佗廟進香。

